



邵燕祥
著

南磨房行走

文艺出版社

邵燕祥 著

J267.1
566



南磨房行走

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南磨房行走 / 邵燕祥著. -- 哈尔滨: 北方文艺出版社,
2010.11

ISBN 978-7-5317-2532-9

I. ①南… II. ①邵… III. ①杂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216968号

南磨房行走

Nanmofang Xingzou

.....
作 者 / 邵燕祥

责任编辑 / 徐秀梅

装帧设计 / 安 璐

出版发行 / 北方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/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街26号

网 址 / <http://www.bfwy.com>

邮 编 / 150010

电子信箱 / bfwy@bfwy.com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印 刷 / 哈尔滨市群鑫彩印包装有限公司

开 本 / 720×1000 1/16

印 张 / 15.75

字 数 / 220千

版 次 / 2011年1月第1版

印 次 /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 / 28.80 元

书 号 / ISBN 978-7-5317-2532-9
.....

“岂有此理文丛”序

王春瑜

岂有此理！我相信，从鲁迅到当代的杂文家，他们的绝大多数杂文，都是怀着“岂有此理”的愤懑，伏案疾书，掷出杂文的匕首或投枪的。说来有趣，“古月照今尘”，三百多年、二百多年前的文坛前辈们，早已举起“岂有此理”的武器。

说来更有趣的是，八十多年前，吴稚晖老先生在小书摊上看见了一部小书，从中得到了写文章的诀窍，喜不自胜，跟朋友说，这小书名叫《岂有此理》，开场两句便是“放屁放屁，真正岂有此理”！这话传到钱玄同先生的耳朵里，大感兴趣，连忙到书摊上买部《岂有此理》来看，开场并没有那两句，又买来《更岂有此理》来看，更没有那两句，他废然浩叹曰：“此吴老丈造谣言也！”（刘半农：《重印〈何典〉序》。）其实，吴老先生并未造谣，只是记错了书名，应当是《何典》。这部康熙年间上海作家张南庄写的鬼小说第一回《五脏庙活鬼求儿；三家村死人出世》，开头有《如梦令》，词曰：“不会谈天说地，不喜咬文嚼字。一味臭喷蛆，且向人前捣鬼。放屁，放屁，真正岂有此理！”康熙年间，钦定的主导思想是程朱理学，倡导毫无人性的“存天理，灭人欲”，儒生们满口天理、堪舆之学，也就是“谈天说地”；皓首穷经，考证草木虫鱼的考据学风行学界，堪称“咬文嚼字”之学。张南庄把这些视为狗屎不如，全是放屁，以鬼世界的阴间喻现实世界的人间，

对“岂有此理”之事，极尽讽刺、挖苦之能事，成了文坛奇书。这对文字狱横行的康熙王朝，无疑是严重的挑战。

再说《岂有此理》这本书，虽然没有《何典》开头那二句惊世骇俗的话，但也是一部奇书。书分“天下岂有此理”“正义岂有此理”“历史岂有此理”“人生岂有此理”“金钱岂有此理”“文人岂有此理”“美味岂有此理”“夫妻岂有此理”“女人岂有此理”“官吏岂有此理”“文化岂有此理”十一章。从逻辑上说，我们今天完全可以批评它“岂有此理”，未免杂乱无章。但全书有不少离经叛道之论，作者空空主人，在文字狱空前、知识分子头上罩着弥天恐怖黑网的乾隆时代，竟写出这部充满杂文气息的书来，不能不让人佩服他的胆识。虽然他的书一直被清王朝列为禁书，但生前他并未被捕，让吃饭的家伙搬家，够侥幸的了。

列入本文丛的杂文家邵燕祥、柳萌、鄢烈山、朱铁志诸先生，是读者熟知的杂文大家。虽然各人的风格并不相同，燕祥先生更以思想深刻名世，他的这本杂文集《南磨房行走》，书名就俨然是一篇杂文。如果要指出他们的杂文共同点，起码有这四个大字：“岂有此理！”笔伐政界、学界、文化界……岂有此理之人、岂有此理之事，不管是多么形形色色、光怪陆离，有着怎样闪光的头衔、动听的言辞、华丽的外衣，都让其显示出本来面目：或狰，或伪，或脏，或丑。

我不敢说这些杂文篇篇都是传世之作，字字都掷地作金石声，像余某人自我标榜的那样，“我等不及了”，但有一点我敢肯定：北方文艺出版社精心出版的这套文丛，都是杂文家们呕心沥血之作，如果读者竟不屑一顾，那肯定也是“岂有此理”！

2010年8月24日上午于牛屋南窗下

自序

有人说：什么“南磨房行走”，没听说过，只知道有“南书房行走”！

我说，我的南磨房跟南书房无关。熟看古装剧的都知道，南书房在紫禁城里，那是侍从之臣日夜值班的地方。

南磨房却是我居家所在。原是南磨房乡，北京城的市区扩大以后，这里还剩一条东西走向的大街叫南磨房路。我的日常生活不出老的南磨房乡的圈儿，也常常在南磨房路上来去，此所谓“南磨房行走”也。

我也有一间书房，兼作卧室，一房两用，如同黄仲则的“两当轩”。我最早知道黄仲则其人，是他的“全家都在风声里，九月衣裳未剪裁”，清苦可见。托时代的福，比起他来，我不仅个人而且全家温饱无虞，每天可以走出书房，自由地逛大街，轧马路，串胡同，有所见，有所闻，有所思，还可以回家来写成小文。

就是这本书里收集的一些篇章。这里多的是街谈巷议，片言只语，世俗情怀之外，也偶有些遐思冥想甚至胡思乱想，却没有“南书房行走”的希意承旨，发号施令，歌功颂德。

为方便读者阅读，分为上中下三编，每一编内则按写作时间先后为序。我是1998年迁居到南磨房一带的，这里所收也限于最近10年。

上编所谓“急件快递”，指一些时效性和针对性较强的短文，论辩文字亦属之。我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，从写诗转而多写杂文，其中有相当一部分，就是这类及时对一些社会问题或文化现象做出反应的。当年没有互联网，一篇稿子从付邮到刊出，最快也得三五天，一般至少三两周，若投寄期刊，则往往几个月甚至半年才得面世，“时效性”也打了折扣。但那时报刊上除了正襟危坐的“社论”以外，很少言论，有些杂文多少反映些民间视角的，就受到读者青睐。近年通讯技术发达，网络资讯瞬息可至，而且无远弗届。这催生了日报上的“时评”栏目，也催生了自由撰稿人包括时评作者群体。岁月不居，我自知老之已至，不可能随时在网上追踪新闻热点。但2007年大手术后，有时写了时效性较强的短文，仍愿多在广州《南方都市报·个论》和上海《劳动报》等作为时评发表。这是差堪告慰的。

中编所谓“随想漫谈”，其实也是就社会和文化的发言，有所批评，却是从一般性着眼，对事而非对人。这不属于时效性很强的文字，在这一点上与上编时评性文字拉开了一点距离，更接近习惯上说的“杂文”，杂文者，杂感文也，就是由丰富多彩的世界引发的纷繁多端的感想。这样的杂文应该比“现场”的时评具有更深广的认识意义，然而也未必。因为一切取决于作者的“腹笥”，首先是文史修养乃至其他专业知识的积累。例如鲁迅生命后期给我们留下的《病后杂谈》、《“题未定”草》、《门外文谈》之类，读时有厚味，读后有余甘，每一重读又常有新的发现和领悟。我亦有志于此久矣，但各人来路不同，根柢不同，“文床”也“文床”了，“秋梦”也“秋梦”了，却不是什么人都能写出鲁迅先生的《文床秋梦》来呀。

下编所谓“正话直说”，直说，就是直截了当，不用曲笔。也就是不用“伊索寓言”式的语言，不用所谓奴隶的语言，而是批评时不留情面，不吞吞吐吐，对一些被遮蔽的事情，直陈事实。编排这一编时，反复甄选权衡，留下这23篇。我知道这会是审稿人最费斟酌的一部分。因为对思想僵化的人来说，这里有无视雷池的冒犯，对谨小慎微的人来说，这里有打擦边球的冒失，总之，有似乎“离经叛道”的冒险。但我以为，从国家宪法和法律来说，这里没有违法言论；从个人道德律令来说，求真守正，实事求是，黑的就是黑的，白的就是白的，这才是

大家常讲的“说真话”，“实话实说”，有别于假大空、瞒和骗，以至不说人话也。

当然，不是说我的直言，我直说的话，就都是无比正确的。所谓“句句是真理，一句顶一万句”的说法，已被历史证明不过是谄佞之词。我辈凡夫俗子，不敢望其项背，但自信讲一百句一千句一万句话里或有一句真理，不是不可能的。为此，有生之日，仍愿尽可能地有所言说，即使只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街谈巷议，能得读者的共鸣就好。至于肯定会有偏颇，或许会有谬误，我愿听到批评和指正，并且从善如流。

大家都来“正话直说”吧，我们是不是畏首畏尾已经太久了，我们是不是为乡愿、为犬儒已经太久了？

今天，雨后，天气凉爽，故不避讨嫌，说这样几句加热的话。

邵燕祥

2010年7月11日



“岂有此理文丛”序 / 王春瑜 / 1

自序 / 1

上编 急件快递

慎提口号 / 3

“避邪”的邪门 / 5

怀浚县 / 6

矿难揭秘 / 9

“政治前途”议 / 12

“非典”的流行与“典型”的中国病 / 14

不是杞忧 / 17

毒外之毒 / 19

质疑十条“土”法律 / 21

新问题 老根子 /25

从“购买奥运会”说起 /28

节俭办学习 /30

呈请查处“堕落文人”韩石山? /32

对拙文的一点补正

——兼答陈漱瑜先生 /35

什么叫“应该是安全的”? /39

怎样封住陈丹青的嘴? /41

议论在秦中飞诗案边上 /43

从便池说到话语权 /46

给安倍一个单项的表扬 /48

人丢了，该找谁? /50

还有多少空置地在扯皮? /53

咬文嚼字说“惠民” /55

冷暖之间 /57

批准《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》是时候了! /59

切不可滥送封号 /61

是非? 真伪? 奖惩? /63

那个“标志城”运作的标志性 /65

以生命的名义

——清明过后的思量 /68

写在波尔布特死去十周年 /70

“双规”的办法要不要改一改 /72

政治用语 /75

食品安全不应内外有别 /78
不良信息，还是不良现象信息？ /80
“牢头狱霸”引起的联想 /82
“懂政治”与“不懂政治” /86

中编 随想漫谈

心中并非万里无云

——为《中国校园文学》作 /91

说“包二奶” /93

征婚启事 /96

后来才知道 /98

回首二十年间事 /100

“四”字怎么了？ 104

赵昂《正确的废话》序 /106

辟谣与不辟谣 /107

叫同志，叫官衔，还是称兄道弟？ /111

办给领导看有什么不好？ /115

形象与气味 /117

每一天都是清明 /119

妄言 /121

妓女与嫖男 /122

有轨电车 /124

另一种“经济难民” /127

生活的“程式”化 /129

深秋，在月坛北街 /132
过大年，说“忽悠” /136
新春咏鱼 /138
破坏旧世界 /140
“七上八下”说 /142
猫的天堂 /144

下编 正话直说

关键在于无害 /149
我支持吴敬琏这一建议
——夜读抄 /152
关于“九叶” /154
论以“审读精神”反腐败 /156
代称 /160
心中的“结” /163
哪“一部分人”先富了起来？ /165
你爱唱《国际歌》吗？ /167
想起了“经济民主” /169
质疑一种“双向承诺责任书” /171
还是关于基层民主的话题 /174
我的第一个上级 /177
岁暮忆胡昭 /183
“不屑一顾”是何人？
——读报随想 /189

“政治生命”质疑 /192	
梅益的一封信 /194	
“胡风学”研究的一本新书	
——序路莘《三十万言三十年》 /196	
无题 /202	
答《南方都市报》记者田志凌问 /207	
关于冯宝岁之死 /219	
一封一九四九年的旧信 /224	
为章仲锷《磨稿斋拾遗》作序 /232	
谁能对自己“三七开”？	
——夜读抄 /235	

上编 急件快递



慎提口号

小区甬道上，横挂起一幅红布，迎着三月春风抖动，红地白字的标语是：“一个党员一面旗，党的宗旨进社区。”

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？

直觉的反应：不敢当，我是个党员，我可就成不了一面旗。

接着，以传统的党员思维方式想道：上个世纪70年代以前，只有毛泽东可以称“旗”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，到处是画家张仃作的一幅大招贴画，占据主画面的是毛泽东当年敞开蓝色衣领的头像，背景为一面硕大的红旗，下面以美术字写着：“在毛泽东的旗帜下，前进！”

到了90年代，邓小平逝世之后，文件中，荧屏里，各种重大会议会场上，出现了新的口号：“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旗帜，前进！”

毛泽东、邓小平先后成为“旗帜”是可以理解的。而在他们身后，怎么六千万党员每个人都成了“一面旗”：这符合现行党章规定的组织原则吗？六千万党员就六千万面旗，这合适吗？

即使每个党员都这么蒙“天降大任”，要作为一面旗而存在，党员也是各种各样的，那旗所标志的也就五颜六色，五花八门，例如大大小小的胡长清、成克杰之流，落网以前，均为党员，为数不少，他们顶多算是一面面黑旗吧？这样的旗倒是颇有号召力的，但还是越少越好，更是偃旗息鼓为好。

再以普通公民的平常心想一想：文革当中够乱了，可那时还只有毛泽东一面旗，只有一个旗手江青呢。若是六千万党员成了六千万面旗，且不说大张旗鼓，单是纷纷摇旗呐喊，还不乱了套？

设身处地替这条标语口号的创意者想想，大约并没有丝毫的“僭妄”之心；该是想让党章上写下的“党的宗旨”，通过每个社区内的党员体现

出来。这当然不是汗背心或一面小旗上写一行字所能达到的。要紧的是身体力行。身体力行又谈何容易？

“一个党员一面旗”云云，这个显然是基层自提的口号经不起推敲。不过，即使本来经得起推敲的口号如“为人民服务”，在最初提出的时空条件下，是响亮的，得到广泛认同和拥护的；然而，时过境迁，由于不少共产党员在这面旗下的所作所为，玷污了它，今天如果不在同时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，可以落实又可以检查的措施，也将不复具有昔日的鼓动性和凝聚力了。

对所有的口号，无论誓言性的、承诺性的或号召性的，皆可作如是观。提口号时，可不慎乎。

2001年4月2日